

+本文內容為虛構故事，如與現實雷同純屬巧合

回過神來，映入眼中是全然陌生的景色。

在像是被墨水塗抹的黑暗中，沒有星子、僅有落下的月光無力驅散多少黑暗，只是隱諱地切削出前方高聳、朝著天空無止盡的延伸，與夜空融為一體的高塔。

這裡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

踏出步伐，他試著在這像是夢境般不切實際的虛幻感中透過對身體的掌握來找回實感。

抬起手腕，纖細的手指捏了捏臉——普通的生疼。

如果要說是夢，這疼痛感似乎又太過真實了一些。未時思索，然而轉念一想：對於身處夢境之中的人而言，夢境就是他的現實吧。

但這份刺激還是讓他稍微清醒了些——他想起了不久之前、自己正在做些什麼。

『喂、你聽說了嗎？』

『啊啊、你是說那個都市傳說吧？』

『沒錯沒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那個啊——』

『在深夜十二點在搜尋引擎搜入自己的名字，就能看到大家暗中是怎麼評論自己。無法承受真相殘酷的人就會精神崩潰，掉入另一個世界之中。』

那是存在於象牙塔學園的都市傳說，其流傳範圍之廣到了做為新入生的未時也在進入校園不到一個小時就無意地從談天的學長姐們口中聽到了片鱗。

他對傳說中所說的評論沒有太大興趣。

不說真實性有多少，但所謂的真相就像是氧氣，太過純粹只會讓人無法呼吸，適當地混入異物、保有曖昧不明的地方才是對人類的健康最適宜的狀態，心理層面同理。

人類這種生物並不全然理智，再怎麼親暱友好的人都多少會在相處的摩擦中產生怨懟，更何況是對自己並不理解的外人呢？

不過，這樣起源不明也無法辨識真假的都市傳說卻是很好的材料——作為TRPG劇本的骨幹。切合當下流行事物可以給參與劇本的玩家帶來更多的真實感。

不論是GM在描述故事或是玩家帶入角色，身旁實際聽聞的故事總是比憑空捏造的更加生動一些。

思及此，他感覺自己似乎抓到了幾縷靈感的片段，未時坐到書桌前打開慣用的筆記型電腦，打開網頁。

Google的雲端文件一向是他的愛用品，除了分享迅速以及只要有著網路連結，不論手機還是其他電腦都能繼續存取、編輯的方便性外，能在網頁或機台意外關閉時會自動儲存當下進度的保存系統也是深得他心——這可不是打廣告啊。

他在內心對自己的回憶補上一句吐槽。

每次埋頭創作總是讓他忘記時間的流逝，在大略敲打好故事大綱、接著是填補細節和場景的橋段，未時才後知後覺的想到除了那些聊天片段拼湊起的臆測，自己對這一都市傳說就幾乎一無所知了。

雖說都市傳說就是這樣真假參半，無法辨明正體的載體，但絕不是毫無蹤跡——例如今天聽到的討論，這樣規模的都市傳說在網路上肯定少不了討論和考察，考慮到玩家的行動，將其作為素材，提供玩家獲取訊息、引導其行動的途徑也是可行。

這樣的話，先從PTT和比較有規模的靈異討論版找起吧。將網頁文件縮小，新開視窗，一如往常簡潔的搜尋引擎畫面，然而接下來的發生的事情卻讓未時皺起眉頭。

游標在自己沒有動作的狀態下移動到了搜索框上，切換成了輸入模式。

這個狀況，難道是自己的IP被誰遠端操控了嗎？他自認對資安防護做的還是挺滴水不漏，是哪裡出問題了？

沒有給未時太多思索的時間，那個正體不明的存在開始輸入字符——一瞬間他瞪大了雙眼。

『羽』『田』『未』『時』。

——那是自己的名字！

為什麼？惡作劇？那個人是認識自己的人嗎？還是...

因為超出預想的發展讓未時的思緒一時停擺，之後發生了什麼他有些想不起來，最後的記憶只到在不受自己控制的鼠標按下搜尋的那一刻，螢幕右下角的時間正好跳到了午夜零時零分零秒——

...所以，現在自己在這裡。

雖說自己的確寫過做死或被迫實行都市傳說以引子為主題的模組劇本，但他作夢都沒想到自己自己會成為親身體驗典型日式劇本開場的主人公。

...雖然或許是他真的在作夢，不如說他十分希望一切就只停留在夢境就好。這樣醒來後還能慶幸地拍拍胸口然後把這個化作題材的一部分去充實新劇本。

未時再次抬頭望向那座隱隱透露出光亮，不知道有多高的塔樓。

接下來按照套路，殘餘的行動選項恐怕就只剩下探索眼前的建築了。

實際上也是這樣，清幽的月光只勉強照出通往高塔的道路，其他的部分就像故事創作者因為偷懶不想動腦思考索性就全都大筆一揮將地圖的其他部分整個塗黑一樣。

路並不長，不到五分鐘就跑到了盡頭。

比起遠遠地觀望，站在塔下更能體會到這座塔有多高，月光所刻下的塔之陰影濃厚的有種幾乎要將自己拖入周遭黑暗中的錯覺。

盯著塔的入口，未時回想起那則都市傳說的內容，他感到一陣不安，胸口火辣辣的灼燒著、胃在翻湧...並不只是一路小跑步過來的緣故，而是更加本能厭惡的、不想去觸碰的東西。

來時的道路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消失。

不，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回頭的道路。

未時伸手推開了高塔的門。

和塔樓的巨大格格不入，門後所在的僅僅是一個四方型、幾十坪大小的房間。

房間內放著桌椅，桌子上散落著圖紙、棋子、紙筆、骰子...這看起來像是玩遊戲時會用到的工具。

棋子和骰子雜亂無章的散在桌面或滾落在地板上，規則書和精心描繪的劇本、地圖因撕扯破裂，書頁和紙張的碎片混在一起，椅子和屏風亂七八糟的倒在地上，綿羊布偶害怕的瑟縮著，本來應該是開心遊玩的場所一片狼藉。

他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了。

——然後，是門猛力的被誰給關上的巨響。

『不過是個新人卻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嘛？誰準你們自己私下開團了啊？』

第一個黑色的人影，將門給反鎖上了。

『欸這什麼？自製的房規和劇本？以為自己寫了幾個劇本帶幾個網團就很厲害不按照官方規則了是吧？』

第二個黑色的人影，將紙割裂了。

『嘿、別新人新人的叫嘛，**HATA**大大可是很厲害的，在網路上通販好多自創劇本，名利雙收的斂財大手呢——』

第三個黑色的人影，大手一揮把棋子和紙筆掃落，坐到了桌子上。

我才沒有...

是因為害怕還是憤怒呢，他的聲音顫抖著，那使他的反駁顯得如此單薄。

『是嗎？可是大家可不這麼想喔，俗話說無風不起浪嘛，自己做的事情要勇於承認喔。』

第四個黑色的人影，打開了黑色的手機，粗魯的把屏幕壓到面前。

『聽說是個假借帶新手之名騷擾女玩家的惡質GM。』

『還帶了一堆沒邏輯的密室模組誤導新人，那種狂丟骰不扮演的團一看就知道是HATA教出來的啦』

『蛤WWWWWWWW這樣子還有臉寫劇本寫教學喔WWWWWWWW』

『拜託人家可是大大欸，怎麼亂來粉絲都會買單的啦』

『真垃圾、你也好意思說自己是TRPG圈嗎？帶壞風氣！』

黑色的文字湧出了屏幕，化為黑泥拖著他向下沉淪。

才沒有這種事情！

他像是溺水而掙扎的人拼命地攀抓、嘶吼著，但那些黑色的人影只是看著他痛苦的模樣而大笑，期待看他掉落進更深的深淵。

只是、想和大家一起開心的玩遊戲而已。

努力的理解規則書、思索著如何構思有趣的劇本、教導新人也好、書寫教學也好，他自認自己沒有做出任何愧對他人之事。

清者自清，沒有做的話為什麼會傳的這麼遠？

我明明沒有做，為什麼他們一說就相信了？明明他們才是惡意抹黑的一方！

為什麼？

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就因為自己努力的成果得到大家認可，但因為是新人所以是罪、就該要承受抹黑謾罵嗎？

喂、很不甘心吧？

聲音的主人站在幾乎被黑泥吞沒殆盡的未時面前。

那不是看不見臉龐的黑影，而是擁有實際形體的身影。

——他擁有著和未時一模一樣的臉。

在一片狼藉、灰暗的色調中，那暴戾的紅瞳又更加顯眼和不同。

未時看著那張和自己幾乎同一張模子刻出來的臉，說不出話。

——我明白。

你又能明白了什麼！

陷入他人惡意而自我厭惡的少年憤怒的看著那和自己一樣的臉龐。

誰都輕易的相信了謠言。
大家都不想扯上麻煩而捨棄了自己。

你想看他們啞口無言，用實力打他們的臉，讓他們為自己的狂言付出代價吧？
所以你才一直努力著，不被打垮、不被他們逼退...一直苦撐到了現在。

我明白。
比誰都喜歡TRPG，比誰都還要深愛著、比誰都要更加熱情地描繪這個世界。

那人影又再一次說道，對未時伸出了手。

沒錯，因為我就是你。將我呼喚出來吧，我是——
是啊，因為你就是我。我是知曉的，你的名字是——

「**Persona**——！！」

抓住那只手的瞬間，劇烈的『風』將一切全都吹散開來——無論是糾纏吞噬未時的黑泥，一片狼藉的房間，還是被惡意封鎖的門、全都被破壞、撕扯開。

『吾即是汝，汝即是吾。』
『吾名為哈斯塔，是聆聽牧羊人祈禱賜予城市庇護的善神，亦為存在於褻瀆狂亂劇目的深空星海之主。』
『憤怒不甘的故事描繪者，若誰都無法認同汝等所愛之世界，那就由汝等自己親手創造一個吧。』
『規則也好、面貌也好，讓那些輕易口吐惡言和輕信抹黑之人訝異地瞪大雙眼後悔。』
『將不合理破壞、重新建造將其完善之，描繪出誰看了都會無法自拔的被吸引、汝所期望的世界。』

——那樣的話，大家就能放下爭執，一起開心的玩了吧？
地處破壞一切的暴風中心，身著一襲黃色襪襖長袍的存在對於他可說是天真的發言，點了點頭。

『如果那就是汝等的希望。』

哈斯塔的身影隨著逐漸減弱、平息的暴風而消散了。
手中的重量歸來，無論只需要一隻手就能掌握的輕巧，熟悉的形狀、即使不去看也能知曉為何。

——兩枚黑色的骰子在掌心滾動。
骰子引領著成敗與命運，但做出決定的是拋擲骰子的玩家。

略為握緊了些，邊角嗑的掌心有點鈍痛。
描繪出、誰都能開心遊玩的世界，嗎？

狂妄、自以為是、想將一切傳統破壞殆盡的宣言。
其中心卻是如此天真而脆弱。

——為了，不要再讓誰體會到那樣的感受。

握緊新生的力量，握緊另一個自我，未時背對殘破的惡夢，緊緊地封上了大門。